

过年回家

□/文 江辉生

故乡 或远或近
一头牵着游子
一头住着爹娘
漂泊异乡这些年
揣着四季终日奔忙
收获沉甸甸的迷茫
回头凝望时
却找不到家的方向

回家的路

熟悉而又陌生
朝着年的目标出发
才发现家就在前方
那里
有最吸引人的风景
远处
母亲已在村口
把等待的红烛点燃
照亮来时路 回家
年在向你向我招手

春来了

□/文 王武香

春天回来了
休眠的事物等待恢复

嬉戏牵马的老翁少年
足以让今天花开满园

睡醒的枝条河流
家畜野禽 回到
原来的位置
飞鸟潜回枝头 还有
这重见天日的风笋
俯身看遍红砖蓝瓦

一桌酒菜 几副碗筷
了结昨天 穿戴一新
归途的脚步
洒扫庭院的你
手握十里春风 胸中
已然万亩良田

聆听春天

□/文 逸 非

在新年午后临水的暖台
微闭双目屏气凝神
聆听
自然的律动时间的流逝
风 舞动苍苍芦苇
向蔚蓝天空摇曳 声声
迸发与春水相依的恣肆

没有冰冻的声息
春的天使正在风中逐浪
与流逝的时光比肩
一声清脆的鸟鸣 惊起
春天的光芒
相约天空 面带笑容
与心中的美好握手言欢

新年到

□/文 朱维宾

冬风骤歇重云叠,
几朵红梅向隅开。

又是一年新岁近,
金猪踏雪携春来。

咏新年

□/文 丰 颖

风摇绒柳絮轻扬,
碧色撩人嵌玉装。

又嗅一年春气味,
扑帘新燕入华堂。



春天的色彩 摄影:李行华



福满人间 摄影:李行华

灶火暖家

□/文 朱杭荣

“跪灶门口去!”小时候我闯了祸,都要被罚跪。罚跪最好地点是大灶门口,软草屑屑可以垫膝盖;灶膛里的余热能吸引小猫小狗前来依偎过夜,使我长跪而不受凉。那里还住着一位灶王爷。每年除夕,我都要贴一张灶王爷像在灶头的烟柱上;元宵节,则在灶头供一碗熟汤圆。传说这天灶王爷要上天言事,预防他向玉帝说坏话,就要让他吃黏黏甜甜的汤圆。

大灶都埋有两口大锅。一口煮饭,一口烧菜,独立存在,各自有灶膛。大锅烧出来的饭很香,还带焦黄香脆的锅巴,是小时免费的零食;大锅炒菜火很大,出菜又快又香。大锅焖出的大荤菜,酥烂怡口,入味至骨。寒冬腊月,烧大灶最暖和。坐在灶膛前,柴草伸手可及。不停地添柴,用火叉翻动,熊熊灶火便映红了脸庞,炕得浑身暖烘烘。其间,可以埋一两只山芋在热灰里,个把钟头后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烤山芋。有次,爷爷用带盖的小瓷缸装了一缸放好调料的猪皮,用铁丝绞紧放进灶膛,吃饭时一打开,浓香四溢,入口即化,竟成为我生平最难忘的美食。

夏天烧大灶很受罪。小时

候,爸妈在田地里流汗,经常顾不上烧饭,只好淘好米、洗好菜,让我放学回家烧。我围着灶台忙上忙下,浑身是汗,皮肤上沾满了草屑和黑灰,还有点痒。做好饭菜,带上一条毛巾到村口的小河边清洗,凉快又干净。辛劳过后的轻松,多么让人心旷神怡啊!

灶后向上一直穿过屋顶的柱子,是烟囱。炊烟本是乡村的旗帜,充满诗意,可现在人家几乎都用电饭煲和煤气灶,田里的秸秆都没人要了,更不要说以前大家都争抢着收割的杂草了。我家每年腊月底蒸馒头、煮咸货,还有炸排骨、炸肉丸子,甚至正月里烧年夜饭待客,都还用到大灶。

现在我工作忙,较少回老家,但我总记得,凡是岁末我家大灶开始烈焰飞腾的日子,就是我携妻带子回老家的幸福日子。特别是老家腊月底包馒头、蒸馒头,那可是个浩大的工程,需要合家分工协作完成。我的任务总是烧锅。看着火红的烈焰在灶膛里跳跃,看着一家人在团团蒸汽里热热闹闹、喜气洋洋地忙活,感受家的温暖的同时,我想,大灶虽然占地地方,但一定要一直保留下去。

回家(外一章)

□/文 苏静娟

已是强弩之末。岁月边缘,沿着一字对开的地图放慢速度,时间的中轴线上,我们步调统一,目标一致;回家的路啊,星辰四伏,仿佛伸手就能握住热乎乎的亲人。

我似一例亟待修改的病句,越长越像错别字。皲裂的皮肤,风干的额头,裸露出思念的重灾区。母亲端出的一款五行汤,治愈型的,拔出我年久根深的暗疾。

年到福到
洁治如拂尘,拂下心尘。不请自来的小天使,六角形的,将众生的疲惫打扫干净。
禅意落定之后,善念浮上

来。合十手掌,微笑牵引着微笑,藉此引渡黎明。

正是吉时良辰,年重返人间。重返一枚坚果的砥砺,平和中庸的香气,与幸福相表里。

莫如推心置腹,你我围炉夜话。不必拘礼,挨着团圆的餐桌安身落座吧。能饮一杯无?



古邑华阳 篆刻:骆志刚

春节的暖

□/文 文 靖

江南的冬天湿冷绵长,厚重的衣服都穿烦了还脱不掉,按“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”来算,小半年都得在棉袄里度过。

有娃念书的我,天不亮缩手缩脚爬起来,准备早餐,送娃上学。想起童年无限悲伤,手脚上的冻疮破了,黏着手套袜子,到了晚上褪不下来,噙着泪沾点热水,屏气静心,按着新痂,一点一点撕开,钻心的痛。最痛苦的是腊月里河边洗菜。厚厚一层冰,敲了水埠口一小块,一瓣一瓣掰开青菜,下到冰水里,手指骨头都是痛的,再来一阵北风,眼泪就下来了。

冷如一个阴影的存在。因此,入冬了,寻各种暖和,便是最高追求。不电视上看以前陇东地区火盆很普通,一个废弃的脸盆,堆满灰,放一把柴火、一些煤砖,隆冬季节,全家人抑或老邻居围着火盆坐一块,煮上罐罐茶,烤个馍馍,边品茶边唠嗑,那场面,放在江南就是把酒话桑麻。皖南、湘西地区的御寒器物名曰“火桶”。有半人高,桶匠制作,一上一下打两道箍,箍好后涂上桐油,用个几十年没有问题。火桶里放一只铁火钵,前带一个半月形的隔板放些小零食,人坐在里面,像从一个温暖的洞穴里探出身

子,宛如一种诗意的栖居。

张爱玲曾说,屋子越高越冷,自从煤贵了以后,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。这个热水汀我想大约是烧锅炉的,以前见过的那种像手风琴的暖气设备不知是不是?十年前在乡下值班时,电热油汀在哪我在哪。来病人了,我把他们领到油汀处坐下,让火红的光芒照耀他们的脸。那时条件差,病房没有空调、电热毯,我会撬一只盐水瓶冲上开水给他们。我知道冬天里的一抹暖,是味良药。

鉴于此,我也认为老公是冬天用来焐被子的。每每我打电话让他早点回来,并提出这一职能,某人就会口齿不清卖酒疯。罢了,求人不如求己,早早开了空调加电热毯,怨恨以后有了地暖卖了他。刚刚得知这世上还有一种取暖神器,电热暖脚的小火桶,兼可按摩,用时罩床小被子,看电视打牌看书睡觉,无所不可。听说后,我去淘宝搜索,又要败家的节奏。当然这个春节,我已寻到温暖的去处:瑶浴泡澡。一袋中药,煮上20分钟,再放上大半桶热水,前板上搁一杯温烫的红糖水,不出10分钟,细汗就出来了。此刻,外面的一切风霜雪雨,与我何干?



咏春 摄影:徐 群